

佳作



作品：

來去約會瑪莉亞



得獎者：

許銘義

許銘義，一九六一年生，台北市人。畢業於台大地質系。目前主持「應用地質技師事務所」，身兼女兒就讀國中家長代表，努力研習國中教材當中，以便投入課輔志工。曾獲時報文學獎。



得獎感言：

小說是自我提醒：透過虛構來檢視生命狀態，並尋求整建可能。

這故事構想起源甚早，幾乎接續十五年前〈追獵〉。只是〈追獵〉中一行人被拋至封閉深山，男主角阿浪終遭情欲驅逼至失控。而這篇開頭便設定阿根離開山谷尋找解脫。

可以說，這篇寫作是趟「拯救之旅」，對象是深陷時光重圍的諸角色、作者，以及當時留下的道德命題。

拯救任務完成才是真實獎項。

總之，先把作者救回再說。



來去約會瑪莉亞

「出現一格了。」副駕駛座上阿根以報告語氣說，「啊，又消失不見。」眼睛繼續盯著手機螢幕左上角。

卡車短暫離開山脊陰影，晨光照耀跳動不已懸浮微粒，清新空氣中有一絲海的鹹味。再幾個下降便會從一格，兩格，到三格，有如潮水受滿月推漲。阿樹沉浸在令人愉快的想像當中。

「咱四十歲查肺人最重要是什麼？是『氣魄』。若沒自信光想靠砸錢，只會吸引想騙錢的查某。」駕駛座上阿樹緊握方向盤，他對方才話語弦外之音有點得意，怕只怕身陷熱戀昏頭階段的阿根難有領悟。這輛載著三個巨大空油桶的卡車在山路顛行，一路「鏘鏘鏘」發出碰撞聲，似與駕駛艙內應合。

兩人少年投入鑽探工作至今，阿根是實際操作鑽機的領班，近年來因外籍工人大量引入而流失殆盡，他是少數僅存未因工資降低而另尋出路者。阿樹則是工地管理，除阿根手下尚有近十名菲律賓工人。兩年前他被拔擢委以此任，因其主動解決問題的責任感——老闆當時如此口頭讚許他。

工地經年在偏僻深山，寂寞枯燥非一般人所能想像，唯一帶來情趣的是八卦情色雜誌。

——你有沒想過「淫賤二人組」是一個人還是兩個？

阿樹另啟話題。「淫賤二人組」便是每期以情色見聞發表的化名，報導者在城市邊緣陰暗巷道穿梭狎行。

——既然寫「二人組」，當然就是兩個。

——我怎麼覺得可能只是一個人……

阿樹之所以有此懷疑，源自那些伴隨報導的照片，總是從桌底或門縫偷窺，那門縫寬度應該容不下兩雙眼睛才對。他進一步推敲，取這樣筆名想是為了更加刺激讀者引起共鳴，因為結伴狎玩確實別具趣味，就像往常他跟阿根那樣。

那些日子已在不知不覺中消逝無蹤，如果要具體追索，恐怕是阿根在部落有了「鬥陣的」以後，阿樹則是發現可尋找幫傭菲女互解寂寞。

轉過最後一個碎石路，不遠處薄霧籠罩的山坡，分辨得出尚未結果實的咖啡樹，那是原住民保留地。海拔大約低於六百公尺了。手機訊號漲升來到滿格。

——哈囉，瑪莉亞？我是阿樹，有沒有記住我？今天，要見面，OK不OK？

手機傳來一陣低竊笑聲，阿樹聽出那是期待心情。

他們隔週外出採購食物及燃油補給。上個月有過難得的集體休假，菲籍工人安排了與其女性同胞歡聚，也同時邀請了阿樹。他們去到卡拉OK唱歌，當天來了八、九位女生，阿樹驚訝這鄉鎮鄰近竟有如此多來自同村菲籍男女。歌唱當中相中一位皮膚白皙似有西班牙血統女生，隔日打電話給她，講

沒幾句話筒被旁邊友人搶去，便是今日行將碰面的瑪莉亞。

水泥路顛簸不再，道路跟隨溪水從中央山脈突圍而出，映入眼簾是建在沖積扇上的小鎮，大海在更遠處，緊臨山腳則有原住民部落。

——上次見到妳，妳很 beautiful。今天，我們去「磨特魯」，妳當我太太，要睡覺。OK 不 OK？

——No, no。

緊接依然一串笑聲，這令阿樹更加舒暢，他心裡乾脆把「No, no」直譯成「不要『不要』」，相等於「要」的意思。

阿樹敢於如此直接不僅緣於相識過程的坦率，他深信粗鄙甚至能增添情趣，這是從過去與菲女交往經驗所得。

——阿根，你敢知菲律賓土話「gan-dwu」的意思嗎？

——當然。我還知道 ina，意思就是「老母」啦。

阿根回答似乎印證了一件事：語言交流學習總從罵人髒話開始。

阿樹繼而想起他在黃昏市場採購，經常聽見阿美族賣菜婦人「伊娜，伊娜」聲語，一問才知那也是「母親」表示，真是有趣共通。

——教教你怎麼追求女人。這是我的撇步，有三部曲。剛開始要讓她笑。接下來要有話講，聊女

生有興趣話題，買菜煮飯都可以。最後是甜言蜜語，無時無刻，一有機會就講。

「amakiga 啥意思你知嘛？就是『我愛妳』。這句話有魔法，使出來女人就跑不掉，但要用在關鍵時刻才有效。」阿樹滿懷信心道。

阿樹任務除維持日常機器運轉及食物補給外，最重要是觀察工人士氣。尤其當工地遭一股焦躁氣氛籠罩時。

「這個巴威有夠笨。」日前阿根向他抱怨。

「不知示範過多少次，插削鎖上鑽桿後，趴不練擠（扳手）要往這個方向鎖，他偏偏反方向，怎麼教都教不會。我一氣，頭就給他槌下去。」

巴威是阿根助手，新來到工地時阿根封給他的綽號，從菲律賓土語「Baby」音譯過來，原意是「豬」，當時他臉形圓滾，跟其他工人的瘦削精實明顯不同。阿樹腦海浮現巴威安全帽被扳手敲擊畫面，伴隨清脆聲響。

每當那股焦躁接近臨界點，便是阿樹必須出手解決了，他會選在磨損鑽頭進倉庫替換同一天。

卡車來到平地道路，道路靠海側已由漢人墾殖，山側繼續由原住民屯集。阿樹先駛抵部落入口小吃店放下阿根，然後獨自來到堆放器材的倉庫，一週工作所需耗材必須在此更換。

倉庫地面零亂，用過保麗龍空飯盒隨風翻滾，七、八公尺高鐵架，層層麻密排列大小鑽桿，鐵架頂置放兩頂野炊帳篷，做為偶爾未能趕回山區的棲身住所。阿樹看著鑽桿未塗機油部分全遭鐵鏽裹覆，想起曾帶菲女瑞秋到此幽會過。

瑞秋默默緊跟阿樹攀上這近三層樓高鐵架，鐵架頂兩人迴旋空間都不足，阿樹直接鑽入帳篷等瑞秋進來相擁。他們愈到後來愈少去賓館，瑞秋不喜歡接待人員刻意有禮目光，而那些人工芳香劑也無法使阿樹感到放鬆安適，總在完事後想立即逃離。他寧可在滿布機油味鐵鏽味當中搜尋瑞秋體味，所帶來特殊感受讓他聯想起在山中，工人汗臭與柴油引擎燃燒兩種氣味的繚繞糾纏。

回到小吃店，阿根跟「鬥陣的」吉娃斯已酒酣耳熱。

半年前進駐工地，先行至水電行採購塑膠水管，一行人剛走上街道便聽見後頭有人喚，一名年輕女子朝他們招手。

「哎啊，我認錯人了，」女子走近，「以為是機車行老闆哩……但認錯也沒關係，這樣就算認識了吧。」態度大方毫無扭捏，目光直視阿根。「可不可以請我喝個酒？」

「當然沒問題。」阿根展現男人氣概，當場掏出千元紙鈔。

女子進入小吃店從冰櫃取出啤酒當下開瓶，瓶口隨即氣泡蒸騰。「一起喝吧。」轉身向阿根發出邀請。

阿樹拿出阿根託付的當期雜誌交給他。

吉娃斯與阿根喝著保力達，顯然正互訴衷曲。角落電動遊戲機前一小女孩獨自玩著，那是吉娃斯身邊所帶。

「鄉下容不了我……反正遲早還要離開……」吉娃斯見阿樹坐下，轉換成宣示語氣：「我跟阿根兩人哪，是天生一對：浪子與浪女。」

「這我從不懷疑。」阿根領首稱是，「我絕對相信妳是『浪女』。」語帶挖苦。

阿根打從認識吉娃斯以來對她援輪不絕。

「今天給她一千塊，小孩子要買尿布。」這是一開始。

（「不是已經五歲了嗎？」）

到最近演變成連金融卡都交給她。「反正我在山上也用不到。」

「你去她家看過嗎？」

「她表哥車禍受傷，住在她家。但她有把她家指給我看。」

阿樹不想插手太多，反正也阻止不了。他花了些時間才看清阿根所以繼續待在這行，並非因為心性中的什麼「堅持」，相反地，是隨波逐流的自暴自棄。這點對吉娃斯而言倒很輕易，她僅憑街頭一眼便從眾人當中辨認出。難道阿根身上有什麼印記？這點讓阿樹在心底不得不佩服。只是言辭仍難掩不友善。

阿根見吉娃斯神情似受委屈，挺身護衛：「我跟你講，不是大支就爽。Σ(°△°)的爽跟射出來的爽不

一樣，感情的快樂才是真正快樂。」

阿樹曾對阿根描述過他跟瑞秋互動：「從沒嘴對嘴^{ε:ε}過。下面不曉得會染上什麼，但那是遇上沒辦法，上面還是要謹慎揀選。這點彼此有默契。」此刻被阿根拿來回刺。

「就是嘛。如果要大支，電動的最大支，還會自己動。」吉娃斯緊跟唱合頗有默契。

阿根讀著剛到手雜誌，風月連載，描寫外籍女子在阿公店大膽作為，本土從業女性因此被排擠出市場。報導中女子多來自越南，也有緬甸以及菲律賓，大多原先從事幫傭或看護後來逃走。標題「吞精小吃部——你吐痰她下肚」。

「你看，吐痰都吃下去，是不是很噁心。」吉娃斯倚在阿根臂上說。

「這個『痰』不是那個『痰』啦。」阿樹邪邪應道。

「反正她們就是很敢啦。」吉娃斯想到什麼似地，接著問：「聽說菲律賓女人做完後都不洗澡？」

又是阿根告訴她。那次帶瑞秋爬上倉庫帳篷，阿根在另外那頂寐睡。

「那是她們相信這樣可以避免染上病。」阿樹說。他的方法是做之前喝一大杯水，做完後迅速排尿。

「總之我覺得髒。不然你自己問就知道。」

「若是感覺燒灼滾燙，那就是了。趕緊抽拔出，還來得及。」阿根多少為方才回刺阿樹感到愧

疾，他傳授他的方法做為建議。

「沒問題，我會幫妳問。」

啤酒豪邁入喉，阿樹爽快答應。每當一口飲盡隨即被吉娃斯添滿，動作俐落讓他產生恍惚，背後有雙眼睛正從門縫窺視。

「今天這個，會不會是合約快到期，怕到時被老闆娘遣返回國，趁現在先找個男人，落跑時可投靠。」吉娃斯悻悻自語。

說時阿樹手機鈴響，一聽是瑪莉亞，這頭即刻喊出「它庫西——」，以鼻音模仿了汽車奔馳。隔沒多久再打來，話筒那頭果然是計程車司機。「運將，請你將客人載到媽祖宮，我開兩噸小貨車，車號4810。」

阿樹起身告別，吉娃斯做前阿根跟後舉杯致意。阿樹想起阿根氣打巴威事件，說不定有源於吉娃斯的遷怒，於是對吉娃斯說，「我現在要替你報仇去了，用最男人的方式。」

阿樹驅車前往媽祖宮，計程車隨後也將瑪莉亞載到，阿樹付了計程車資。

瑪莉亞手持兩杯外帶冰品，一杯車上已喝一半，另杯給阿樹。透明杯中液體鮮黃濃稠。

「芒果？」

「yes, mangga.」

發音竟然類似，阿樹但願是預示溝通順利的好兆頭。

回到駕駛座手放上方向盤，這才轉頭朝瑪莉亞一笑。他聞見不知撲粉還是香水味，心底直覺得會是幸運一天。

按下▶鈕讓音樂流瀉出，一早特地向菲律賓工人借來的手提音響。

「喜歡吧？這首歌。」阿樹知道她會喜歡。他們在卡拉OK時，當這首歌被播放所有菲律賓人圍靠合唱。

「這是什麼歌？」

「Country road take me home.」

他當時也沉浸其中並未覺得是局外人，搭配歌曲的畫面是水牛犁田，遂猜想歌曲應是描述農家生活。搞不好在場眾人都是農家子弟出身哩。

部落旁有一小塊濕地相當幽靜。

兩人穿越芒草林來到一塊小土丘坐下，阿樹手持芒果汁。瑪莉亞需在傍晚前趕回做晚餐，一週僅有今日，從彌撒到午後，是最珍貴私人時間。

一叢蘆葦從眼前延伸至水中，兩隻灰色水鳥靜立土埂垂首凝注水面。或許蘆葦中藏有牠們繁殖巢穴。

——這裡有很多鳥，「鳥」，你知道嗎？

阿樹舉起雙手鼓翼振翅。

——I know, bird.

——對，就是bird。

阿樹從小在山裡長大，光聽聲音他可以辨認出多種鳥來。他開始模仿起鳥的聲音。五色鳥是「鍋、鍋鍋鍋」，他從喉部發出低沉震動，但不知如何形容五色鳥的斑斕。

——這個鳥很beautiful，跟你一樣。

接著模仿啄木鳥，先是發出「啾、啾、啾」，那是只在發情求偶時聲音。然後以手比成鳥喙，阿樹將瑪莉亞當成樹木，他必須探索那軀幹的柔軟處。他出其不意化喙為掌摟向她腰，瑪莉亞笑著閃躲，並未真正拒絕。

「講故事給我聽。」瑪莉亞請求。咬字標準，想必雇主家有幼童。

——想聽什麼？

——山上的故事。

阿樹思緒為之一頓，為何呢？難道她想了解同胞生活。

——OK，我來講山上的笑話。

阿樹想起一則。那是發生在巴威剛來到工地時，一次阿根發現用來起落鑽桿的鋼纜不夠長，於是

手指捲揚機對巴威說：「歪阿」(wile)，要他速速回工寮取來。阿根在鑽機旁呆坐苦候，待巴威跑回卻是攜來一捆細電線，阿根鉸手怒擲地上卻彈跳砸到自己腳盤。

——還有啊，山上毒物多，尤其盛產龜殼花，晚班一上山就不敢下來，摸黑太危險。

講完笑話後來點恐怖說不定催情效果更加速，阿樹心想。

他們的工寮是早年伐木林班留下的廢棄工作站，剛進駐時自己也常被嚇到，屋裡屋外都是蟲類，睡前得先噴殺蚊劑看能否驅趕出去。

——有一次，睡到半夜腋下奇痛，一摸好像摸到小蛇，又被咬第二口，「哇」一聲痛得大叫出來，打開燈看是隻大蜈蚣，手一鬆迅速逃走鑽進牆縫。羅納多聽見已趕過來，彎下身要幫我吸出毒液。「被蜈蚣咬不會死，被你一吸說不定死翹翹。」叫他把箱子搬開抓出蜈蚣，我用剪刀剪成一百段。

瑪莉亞愈聽愈入迷。

不僅蜈蚣鑽進睡袋，連蛆都曾有過。剛來時老闆準備一台小冰箱，可能因發電機電壓不穩而燒壞，偏又冰箱門沒關緊，裡面蛆掉出紛紛鑽進睡袋裡，害得一整晚無法入睡。

「太噁心。」阿樹用誇張手勢說明，手指頭捏成一隻蛆，直要鑽進瑪莉亞衣服內，瑪莉亞見狀逃竄閃躲。

那腐肉菲律賓工人將蛆洗掉照吃不誤。「來台前你們不曾吃過豬肉嗎？」阿樹想起第一次買了八

斤豬肉，結果三個人，竟然晚上及隔早兩餐全吃下肚。

——剛進駐時工址分散，一度在工寮煮好逐處送去，後來人手不足演變成鑽機旁自行開伙。分配肉接過手也不處理直接吊在樹枝上，下午打開塑膠袋已有味。拿了辣椒大蒜要他們大火炒，我只試吃一口便鬧肚子，他們倒是一個個安然無事。「恁娘的，你們的胃是鐵做的嗎？」工人見我一邊繫上褲腰帶同時罵聲不斷，每人都哈哈大笑。

阿樹重現當時他衝入小澗脫下褲子情景，瑪莉亞噗嗤笑出聲，開懷一如她山上同胞。

兩人論起兩國料理方式的不同，他不解菲籍工人為何總把豬肉炸得比球棒還硬，牙齒快要咬崩地步，並且跟豆皮、高麗菜大鍋燉煮，佐料不添加醬油。灶邊若有白帶魚也一併丟進鍋裡。

「後來只要是魚，我一定自己拿鍋鏟煎，絕不讓他們經手。開始時大火點，然後轉小。祕訣在於要加蔥跟蒜，這樣子才會入味，肉會熟但很嫩。」阿樹用菲律賓土語重複，蔥是「西部鴨死」，蒜是「八萬」。

——今天約妳去「磨特魯」。什麼意思知道嗎？

瑪莉亞含笑不語。看來是聽懂，阿樹原想補充解釋「用來gan-dwin的地方」，因此打消。

阿樹心想，瑪莉亞在客家庄幫傭以致國語沒學多少，「磨特魯」這句卻知道，莫非這句已變成這塊土地上共同語言？

曾經溝通這回事讓阿樹很感挫折。在芒草林工作時告誡菸蒂不可亂彈，苦索不得哪個單字可

用，心頭懊悔當年不愛讀書連國中都沒畢業。「萬一失火要趕快用 water 澆熄」，最後只交代了這樣的話，對方依舊一臉茫然。這才發覺眼前這位連「water」都聽不懂。不是菲律賓人個個都會講英文嗎？看來並非如此，內心為之寬慰不少。

要是工作不順偏又遇上比手畫腳都使不上力狀況，罵人衝動便會無端湧起，工人們默默承受等待他的怒氣消退。晚上獨處時他徒感懊惱與焦灼。

後來怎麼學會的呢？

有一次上級長官來督導視察，數個工區被要求集結，岩心鋪陳地面藉以推估隧道內部。其中雇用印尼外勞包商早早抵達，岩心箱搬運途中吼罵聲不曾間斷，尤當見到這邊菲律賓工人一人搬一箱，他的印尼工人兩人合搬一箱，也不管體形相對瘦小，「一次兩箱啦，幹，偷懶啊。」揮舞著手勢作狀要打。午休時繼續飆罵，「不吃肉，光會挑魚吃，知道現在魚很貴喲。這樣看來不笨嘛。」阿樹懷疑這包商是否知道回教徒不吃豬肉關係。

當晚回到工寮，羅納多對他說：「他們，no good.」

「我也覺得，no good 的啦。」

語氣些微差異，羅納多表達身為外勞的驚悸感同，阿樹則是「幸好你遇到我」的幾分自得。

雙方逐漸摸索出溝通之道，發現聲音中亦有表情且豐富無比，加上肢體動作，英文則只需「好」、「不好」、「是」、「不是」這四句話，這樣便也自成一套了。「動作快一點啦，光會吃不

會做。幹恁娘。」聽見阿樹最後這句咒罵，工人便回以嘻笑同時裝裝樣子加快速度，但若只有悶聲「幹」緊接無語沉默，工人瞬間如臨大敵，觀察他身體趨向而後搶手去做。

至於與菲律賓女子交往，他曾想像叢林中的獸交歡何需言語，唯獨之前要跳跳求偶舞罷。然而即便認知到那多少代表某種形式溝通的必要，阿樹還是不願採取單靠言語之途，甚至一察覺對方可能熟悉他的語言——內心隱隱升起抵抗——他不願改變靠聲音表情摸索的方式，或許是已習慣山中生活了吧。

而他愈覺察對此種溝通方式的倚賴，愈感到體內某種想望的甦醒，渴求被熾烈燃燒。

——今天沒有看到很多bird，不想看「另一種bird」？阿樹擠眼弄眼。

——No, no. 你不是好人。

——哈，我正是想對妳「壞」哩。

——你要對我壞，為什麼？

——是要對妳「好」的意思啦。

瑪莉亞似懂非懂，阿樹唯恐將狀況弄擰，短暫摟了她腰便自行鬆開。

好與壞，界限在哪？當沉浸曖昧中時難以明確畫分，要是其他情境呢？阿樹腦海再次浮現阿根氣打巴威當晚情景。

「幹，又在痛。」屋外發電機馬達規律轉動。

餐後無事閒坐，阿根揉起兩邊浮腫腳盤，一邊怨怪少年時出過車禍，如今風濕發作。

「明明是痛風。」阿樹心底說。

這症頭工地裡人人多少有，問題是酒喝少偏又難入睡，阿樹心裡明白，不來點自欺欺人日子很難過，任由他自己想去。

「揉一揉就好。」阿根問屋內有無紅花油，沒有回答。

阿根去角落拍了巴威肩膀，指了指腳盤，回到板凳坐下。

巴威將阿根痛腳輕輕抬起，謹慎在他膝上放下，雙手從阿根小腿肌揉捏起，動作柔緩像演奏教堂聖樂。

結束後巴威回到菲律賓人角落，揉腳顯然令阿根很受用，他抬頭對阿樹說：「好差遣」，又補充一句「很乖」。

「衣服換下放桌上，會自動拿去洗好。」言語不無幾分炫耀。說完拿了半條香菸及兩瓶保力達給巴威。

瑪莉亞眼神迷濛，難道還等待阿樹解釋？阿樹忘了原先想製造混淆，好在曖昧地帶調情——管他的，什麼「好跟壞」分際，此刻冒生想替阿根辯解心情：「阿根經常送東西給助手，他不是壞人。」想起對吉娃斯的應允。

每次見著他們膚色黝黑，心想菲律賓必是比墾丁炎熱國度吧。他們曾經夏日在墾丁做活，每人每

天汗濕全身，卻沒見到一個愛洗澡。有一位連續顧鑽機一週，工地現場缺水，只見他頭髮直抓，遂說要帶他去洗澡，當場回應OK，結果開車老遠到了竟又改口：「tomorrow」。連飲水習慣也是，每晚煮一大鍋開水懶得裝進保特瓶，工地口渴時拾起抽自山澗給鑽機用的水管，湊近嘴就喝。

「這樣子是不是很不 good。」阿樹向瑪莉亞窺去。

「不洗澡，no good，不好。」

瑪莉亞用阿樹語言重複說明，這讓阿樹感覺體貼窩心。原來瑪莉亞的心一直跟他在一起，卻遭到他如此試探。哦，他不該試探的。

他陷入苦惱，何曾自己對菲籍工人如此尖酸嚴苛看待過？他們確是一群刻苦至無可挑剔的工人啊。是什麼帶我至此紛擾境地？逐漸他看見內心羞慚。

「走，帶妳去一個地方。」

阿樹將車停在部落小學門口，他們進入校園，登上司令台，想從那裡瞭望。田徑場過去是校園圍牆，牆壁以馬賽克浮貼原住民圖騰，婦女席地手握紡錘穿梭紡織木箱，男人打獵滿載而歸，山豬趴伏獵人背上密合像親暱戀人，身上被矛刺穿洞口汨汨滴血。

圍牆外是墓地，一堆堆土塚插著十字架。

阿樹迅速發現吉娃斯的小女孩，在操場旁鞦韆上隨風晃盪。幾名較大學齡男童，雙手攀住圍牆鐵欄杆，轉頭朝操場這邊喚：「開始了。」這下玩沙及盪鞦韆小孩都集聚過去，吉娃斯小女孩也雀躍奔隨。

阿樹牽著瑪莉亞的手，來到鐵製圍籬前停下，他們一起目睹孩童眼中景象。阿根與吉娃斯，兩人都褪下褲子，阿根從吉娃斯背後進入她。吉娃斯彎腰前傾，雙手扶在十字架。

阿樹感覺瑪莉亞的手從掌中抽離，留下虛空。

「不……」阿樹望見她眼中受傷後的漠然。「我不是那個意思……」難道她以為我帶她來此是爲了看這個？

阿樹感到無法表達的心焦，沉重龐大，勾起他與羅納多去到原始林踏勘記憶。

他們的工作，鑽探取得岩心供做設計一條長隧道，以便繞過一大片崩塌地。崩塌地再過去是綿延山巒覆蓋的原始森林，從他們工寮所在，昔日伐木的界疆邊境，遠望可見深谷對面紅豆杉巨大挺立。聽說還未曾有過人跡踏足其上，想來也是，崩崖從山頂直削深谷不可能允許人為工事企圖。

此後他在山區奔馳目光總不由自主被吸引過去，想一探究竟欲望日益強烈。阿樹逐漸自知，這才是他真正有別於其它台籍領班之處：他們總在進入山區一個月開始流露煩躁，三個月左右達到頂點，相較下阿樹顯得沉靜，那是因他心中存有一大片陰鬱蒼翠，他想像有一天能置身其中。

終於候到個不得不停工日子——颱風天，他可以拋下工作。他讓羅納多陪同前去。

當颱風眼籠罩時他們出發。水在屋外四處奔竄，兩人取道獸徑上爬，最終必須翻越山脊才能繞經崩塌地。一路濕滑泥濘，羅納多在前不時從橫倒木中劈出路來，有時引藤蔓而上。好不容易翻抵那片森林，他尋到一處視野佳的空曠林地，望了望天色尚無暴雨雲襲來跡象，決定在此稍做休息。

阿樹喝了水，深吸一口氣，他曾經多次想像過此時情景，滿心期盼會有某個剎那，語言、羞恥心不必存在，榮耀尊貴界限不再。他還有很多問題想發問。

才一蹲下，已見羅納多將安全帽迅速脫下放置地面，作勢要阿樹坐在其上。

「不，我不要坐。」阿樹感受到體內怒氣急遽升高。

「沒有關係，老闆。」

「我不要坐在你的安全帽上。也不要叫我『老闆』。」他不清楚那拒絕的涵義是什麼，愈發對著羅納多吼叫。

「不是每個人都是你的老闆，你真正老闆只有一個，他也是我的老闆，懂嗎？」

「Yes sir，老闆。」

阿根單手扶在吉娃斯腰上，另手拎著瓶礦泉水，仰頭飲了一口，其餘留做待會完事沖洗使用。瓶身隨阿根律動擺盪，陽光折射使兩人屁股益顯光潔明亮。瑪莉亞別過頭去。

「amakiga」，始終醞釀蓄勢待發的魔法話語，太遲了。阿樹從瑪莉亞身上撤回目光，將話語無力地嚥回，也對腦海中舉足無措的羅納多。

阿樹送瑪莉亞到黃昏市場讓她為晚餐採購，他們在這裡告別。市場旁有加油站，他車上還有三大空桶要加滿柴油。心想也在此購齊一週食材。

瑪莉亞離去後他才仔細端想起她的姿態。

初見面時瑪莉亞太陽眼鏡推上額頭，她有一頭烏黑直髮。攙扶踩上卡車踏板時看見她低腰牛仔褲，屁股翹翹，腰上還有小肉肉。賞鳥時她已把太陽眼鏡取下別在T恤切口，她的上身豐盈撩人。而後阿樹輕撚了她的腰，掌心那份柔軟溫熱此刻猶存，她的面貌已是緲遠。

他想起半夜起來小解，從工寮中帳篷鑽出，四周漆黑一片，戶外是全然沒有月光的夜。手電筒電池耗弱到只看得到腳尖，一來到戶外索性將手電筒關掉，晚飯後焚燒垃圾的火堆還留有餘燼，一根鐵絲忽又燃起發出藍色火焰。天上繁星明燦閃爍，引領他來到崖邊，對面那潑墨崩崖裸露白色岩肌，連同再過去的原始林全像祕密結社噤聲不語。他聽見屋內傳來鼾聲以及隱隱啜泣。低頭看，腳下撒尿形成的小潭映出一點星芒。

那麼他帶瑪莉亞去國小操場是為了什麼？想向阿根澄清瑪莉亞並非別有企圖女人？向瑪莉亞解釋阿根並非本質粗暴的男人？抑或根本是，他想尋出連結阿根與吉娃斯兩人，那非僅僅出於欲望的某種維繫，是否真正存在？若有，說不定正是同樣一股力量，牽引今日他與瑪莉亞到此相約一會。

阿樹先抓了幾把青菜，這群工人幾乎只愛吃肉不愛蔬菜。他想起上一代經驗，戰爭期間物資嚴格管制，山民私宰便將豬肉甕中醃製然後土埋，如此可長久保存，要吃時則先煮過去鹽分。他正苦惱這

市集找不到傳統陶甕店，然後看見一間花店有大型盆栽，心喜請求讓他只將擺放盆栽的甕買走。

步出花店，迎面而來竟是瑪莉亞。

——呃……車子在加油，乾脆順道來這買菜。

他們留下一個多小時空檔，早知道晚點再進市場，阿樹極不願讓她以為自己糾纏不休。瑪莉亞興味地注視他手中陶甕。

「這個要放 baby。」阿樹想起巴威綽號，趕緊補充道，「不是阿根那個巴威，是這個……」他轉身指向午後休市空蕩的豬肉攤子，懸吊半空的鐵鉤閃耀一片銀白。

瑪莉亞露齒而笑。「I know。」接著從紅白條紋塑膠袋拿出剛買的一包鹽。

阿樹想起她在客家庄幫傭，想必醃菜醃肉不陌生。

瑪莉亞接著拿出蔥，拿出蒜，逕自丟入甕裡。

「給你。這樣，好吃。」

阿樹望著眼前純真笑容，一時怔然。啊，就是這個了嗎……

「瑪莉亞……」他心裡低迴召喚出感激心情。

「我來拿。」阿樹空出一隻手伸向瑪莉亞，驚覺用力過猛碰觸到對方趕緊縮。

兩人眼神迎向彼此。

「OK不OK？」

「OK。」瑪莉亞盈盈回答。



跨族裔的情感

◎ 單德興

這篇小說取材自日益多元化的台灣社會，生動地描繪了勞動階層不同族群的處境與互動。故事中的工地管理阿樹與領班阿根長年在深山從事鑽探，和手下的菲律賓工人建立起既對立又關懷的關係，也和只有在假日才能相見的菲律賓女性之間發展出特殊的情誼。故事中的人物縱然身處弱勢，而且彼此之間不時存在著愛／憎、對立／關懷之心，卻在面對生命的困頓時，跨越了族裔、語言、飲食、文化、宗教等鴻溝，發展出相濡以沫的感情，呈現了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關係。全篇文字流利，敘事順暢，尤其以幽默的手法玩弄跨國溝通的文字遊戲，更見作者的巧思。雖然情節的安排多少淪入套式，人物的刻畫略顯虛浮，整體的處理仍可更深刻，但瑕不掩瑜。作者的表現值得肯定與期待。